皇清文穎續編

皇清文穎續編卷首六

高宗純皇帝聖製文

記

河復記

河之復也以隄合能隄之合能也以

天佑

神助然

天之佑廣大精微不可以一二事舉亦不可以一二

日期

神之助則有可以

顯示昭靈事舉日期者此義已見於丁酉陶莊

河神廟之文而今復有

顯示昭靈聲應底績之貺是不可以不記儀封決口之築稭金門開引河歷以年餘訖未成功亦無別法於舊冬仍為大開引河圖挈溜歸壑之為及今春二月阿桂等始有十一日兩壩自行合龍隨填壓茭土

不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俟十分穩固即馳報合龍之奏未數日而合龍之奏果至然所謂自行合龍之語不解何謂茲阿桂以善後大局已定來行在復命細問之乃稱二月十一日儀封漫口未合龍以前金門尚濶三丈水深十一丈餘至午時忽報順黃南壩沈墜驚往勘視則南壩埽根全勢向北移徙與北壩接連時金門水面深止一二丈爾時見機可乘隨將合龍稭科趕緊填壓不三四刻已見斷流

而埽底亦無翻花過溜若非南壩向北沈墊移走
則三丈口門下埽合龍非三兩日不能完竣今機
緣巧合因敗爲功以兩載之勤劬收功片刻實由
至誠感召
天和
河神默相非人力所能到更非在事諸臣所敢望
云云自前歲河決後予無日不叩
天禱

神冀速合龍以佑蒼生昨初十日渡黃於香棚及樹
莊
河神廟更益竭誠默籲而十一日遂有兩壩自行合
龍黃流順歸故道之事此豈非
天佑
神助前記所謂適逢其時者歟予非敢自詡誠之能
感若謂能感則自前歲至今二月初十以前豈誠之
未至耶而

神之顯示昭靈實不可以不誌或謂陶莊在江南儀
封在河南云一則不可兩處各有廟云二則此未必
能及彼夫一佛而爲千百億化身姑不必論即蘇東
坡論韓昌黎所謂如水在地中無往不在昌黎不過
文宗尚能如是而福國佑民之
正神固當論其在此在彼是一是二耶及蒙
庇蔭合答
庥祉予惟虔輩孜孜日甚一日永祈

安瀾之錫儀封合龍處已命建

廟答貺當别有記而此陶莊實予竭誠蒙

佑之所因命樹碑紀實親書泐石一如前建廟之例

時庚子歲暮春上澣之吉也

戒得堂記

孔子三戒之論朱子注謂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又引范氏之言以爲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蒙引又引新安陳櫟之語以爲志亦定向於理志有善惡理無不善諸說繹聖析理各抒所見亦既擇之精而語之詳矣我

皇祖聖壽望七時嘗欲鐫通用小璽命內廷翰臣擬文皆無當

聖意者乃定戒之在得字用之此語聞之張照蓋爾
時伊在南書房裏行也然當時
聖意引而未發予今年亦届七袠於元旦試筆即㮚
括此語爲什兹駐蹕避暑山莊乃
皇祖朝乾夕惕用此璽之處而予受
恩之所也適作書堂於清舒山館之左即以此題額
而爲記以闡
皇祖之義曰帝王之學與佔畢書生有不同則所戒

亦嘗各異未定方剛之戒茲不復論茲所戒者當在得矣而得豈與庶人同乎欲得賢才而用之此可戒乎欲得億萬年永承

天眷此可戒乎欲得寰宇安寧萬姓樂業此可戒乎欲得五風十雨屢綏普徧此可戒乎若夫欲得貨財爲瓊林大盈金花內帑之私則是剜肉補創自速其亡之舉古有明戒而戒及此其亦小矣因敬思

皇祖所云戒得者其在擴土兼遠之爲乎擴土兼遠

之不已必有窮兵黷武之事我
皇祖雖征朔漠復衞藏非窮兵也不得已也予小子
欽承
先志亦既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擴土不爲不遐兼
遠不爲不備然非敢恃兵之强將之畧而窮黷以逞
已之欲亦惟是不得已而用之耳幸蒙
天助諸事順成今則壽登七旬亦既老矣尚何所不
足敢弗以

皇祖之戒爲戒乎如是則先儒所謂志氣血氣胥不外一理然此理實非佔畢儒生所得同而或有合於我

仁祖垂示萬禩之義乎

文溯閣記

輯四庫之書分四處以庋之方以類聚數以偶成文淵文源文津三閣之記早成則此文溯閣之記亦不可再稽因爲之辭曰

權輿二典之贊堯舜也一則曰文思一則曰文明蓋思乃蘊於中明乃發於外而胥藉文以顯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繼堯舜之心傳也世無文天理泯而不成其爲世夫豈鉛槧

簡編云乎哉然文固不離乎鉛槧簡編以化世此四
庫之輯所由亟亟也茲則首部告成綱紀已定與之
暇以究其核督之勤以防其忽乙夜幾暇亦壹披覽
怪僻側豔滌濯剗硋犁然理明袁然文顯所餘三部
惟鈔胥之事然而豕亥陶陰猶不可不讐校也四閣
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
義者蓋取范氏天一閣之爲亦既見於前記矣若夫
海源也衆水各有源而同歸於海似海爲其尾而非

源不知尾閭何洩則仍運而爲源原始反終大易所
以示其端也津則窮源之徑而遡之是則溯也津也
實亦追源之淵也水之體用如是支之體用顧獨不
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詩所謂遡洄
求本之義而予不忘
祖宗創業之艱示子孫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

重華宮記

宮殿之制乾清坤寧二宮爲紫微正中左右各二永巷每一永巷以次列三宮斯爲十二宮其後東西以次各列五所重華宮則昔之西二所也雍正年間予

蒙

賜居於此即位後應升爲宮彼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擬以重華爲額雖頌之意耶而規郎在此是以俞而稱之夫重華協帝豈易言哉必有所以勅幾與

事知人安民而其本則在於審危微之心執精一之中是以四十餘年惟日孜孜宵衣旰食雖未致隕越而於熙世化民究無所成是故紀
恩堂之記爲於丙戌抑齋之記作於辛卯凡所以遲遲慎重者恐有言行不符致負初心耳若夫重華宮之記自不可闕而其應慎重又奚啻前二記之比哉少而居之長而習之四十餘年之政皆由是而出之茲去歸政之年亦祇一紀然予猶是予也政猶是政

也寰區猶是寰區也而戶口日以增穀帛日以昂養
且不能䢵更言教䔶目焦心難疏大當迴思居是宮
勤聖學而談王道不惟莫之有爲而竟失於無策則
是記也亦自訟自責之章益增慚愧而已昔宋孝宗
倦勤之後所居號重華宮此係近年觀武林舊事而
知者其名不約而同然旣爲上皇奚取重華之義彼
其之人實非予所羨也一紀之後將退居寧壽宮亦
不忍移此名於彼葢宿學之所安舊劍不能忘也是

以四十八年以來元旦除夕無不於此少坐新正與諸臣茶宴聯句率為例典異日歸政或時一來臨更成佳話其能踐斯言與否則敬俟昊蒼之眷佑今日之下亦不敢預為侈談也

五經萃室記

事雖大而無關於天理人心之正者不可炫其有文而爲之記事雖小而有關於天理人心之正者不可惘其無文而弗爲之記茲五經萃室之記蓋有合於後之所云者五經之有關於天理人心夫人之所知也而謂其事小者徒以萃宋時岳珂所刻之五經故曰小然而六百歲之間分之復合散之仍聚則其事亦不謂小而況闡數大聖人之精微示天理正人心

斯可惜其無文而弗爲之記耶岳珂所刻之五經奈何蓋自乾隆甲子時薈萃宋元明三代舊板藏之昭仁殿名曰天祿琳瑯其時卽有岳氏所刻之春秋未詳其所由來亦不過與別部春秋一例載之天祿琳瑯之書而已茲復得岳氏所刻易書詩禮記四種而獨闕春秋因思天祿琳瑯中或有其書命細檢之則岳氏所刻之春秋故在其板之延袤分寸無不脗合而每卷之後皆有木刻亞形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

墊印大小篆隸文楷書不等且每頁之末傍刻篇識如易之乾坤卦書之堯舜典之類其用心精而紀類審卽宋板之最佳者亦不多見也至於收藏家則易書詩蓋同經七八家而畧有異易書詩三經皆有晉府書畫之印及徐乾學季振宜陳定書李國壽陳氏世寶敬德堂諸印尙書又有覃懷李氏印蓋大同小異云藏禮記者四家晉府書畫印李國壽印覃懷李氏印敬德堂圖書印藏春秋者三家宋本印項氏萬卷樓圖籍印季振宜印夫岳氏之書旣分而合幸合則不可使復分但天祿琳瑯之書久成所錄諸書皆以四

庫分類架貯昭仁殿其丙申以後所獲之書別弆於
御花園之養性齋以待續入茲撤出昭仁殿之春秋
以還岳氏五經之舊仍即殿之後廡所謂慎儉德室
者分其一楹名之曰五經萃室都置一几是舊者固
不出昭仁殿而新者亦弗闌入舊書中似此位置可
謂得宜吾因思之位置一切政務亦能如是胥得宜
乎所謂得宜者亦有合於天理人心之正而不違五
經之旨乎刻書家多矣若茲分而復合者蓋少遂命

選善書者如影宋鈔之例通鏤其五經正本以壽世而公來者吾於是慨武穆之忠而喜其有支孫承繼家聲也又恨宋高宗之信奸相忘復讐而自壞其長城也又謂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而司馬遷怨尤之語誠不足爲信史也

南巡記

舉大事者有宜速而莫遲有宜遲而莫速於宜速而遲必昧機以無成於宜遲而速必草就以不達能合其宜者其惟敬與明乎敬者敬

天明者明理敬

天斯能愛民明理斯能體物千古不易之理也予臨

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西師之事所爲宜速而莫遲者幸賴

天恩有成二十餘年疆宇安晏兹不絮言若夫南巡

之事則所為宜遲而莫速者我

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兹六度之典幸成

亦不可以無言我

皇祖蕩蕩難名予藐躬瞠乎景仰述且弗能作於何

有然而宜遲莫速之義則不可不明示予意也蓋南

巡之典始行於十六年辛未是即遲也南巡之事莫

大於河工而辛未丁丑兩度不過勅河臣慎守修防

無多指示亦所謂遲也至於壬午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諭丙申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爲庚子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今甲辰更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至於高堰之增卑易磚徐州之接築石隄並山無不籌度咨諏得宜而後行是皆遲之又遲不敢欲速之爲夫臣之事君其有知不可而强諍者鮮矣河工關係民命未深知而謬定之庸祿者惟遵旨而謬行之其害可勝言哉故予之遲之又遲者以此而深懼予之

子孫自以爲是而後之司河者隨聲附和而且牟利其間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在他事則可在河工則不可河工而牟利宣洩必不合宜修防必不堅固一有疎虞民命繫焉此而不愼可乎然而爲君者一二日萬幾胥待躬親臨勘而後剔其弊日不暇給焉則仍應於敬

天明理根本處求之思過半矣予之舉兩大事而皆幸以有成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察吏安民行

慶施惠羣臣所頒以爲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應爲所謂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予嘗以此自勗也至於克已無欲以身率先于乘萬騎雖非扈蹕所能減而體大役衆俾皆循法而不擾民亦亟其難矣斯必有以振其綱而挈其要然後可以行無事而胥得宜實總不出敬明兩字而已故茲六度之巡携諸皇子以來俾視予躬之如何無欲也視扈蹕諸臣以至僕役之如何守法也視地方大小吏之如何奉公也視各省

民人之如何瞻覲親近也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

而西師之事更不必言矣敬告後人以明予志

五福五代堂記

五福堂者
皇祖御筆賜
皇考之扁額也我
皇考敬謹摹泐
奎章於雍和宮圓明園胥用此顏堂以垂永世丙申年予葺寧壽宮內之景福宮以待歸政後宴息娛老景福者

皇祖所定名以侍養
孝惠皇太后之所也予曾爲五福頌以書屏而未以
五福名堂者葢引而未發抑亦有待也兹蒙
天貺予得元孫五代同堂爲今古希有之吉瑞古之
獲此瑞者或名其堂以誌其事則予之所以名堂正
宜用此五福之名且即景福宮之地不必别有搆作
而重熙累慶仍即
皇祖

皇考垂裕後昆貽萬世無疆之庥也若夫獲福必歸於好德而好德尤在好其善以斂錫厥庶民五章之中三致意焉茲不復贅子孫曾元讀是記及堂中五福頌者應敬思

皇祖

皇考所以承

天之福必在於敬

天愛民勤政親賢毋忘舊章子之所以心

皇祖

皇考之心朝乾夕惕不敢暇逸以幸獲五代同堂之

慶於萬斯年恒保此福弈葉雲仍可不勉乎可不慎

乎

祭

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

予小子既敬遵

皇祖聖訓增祀

歷代帝王以今年二月春祭之吉奉

神主入廟禮以克成祭不欲數於是退而恭記曰

皇祖之聖允符我

皇考所尊稱大成有類

先師孔子而無以復加也即此增入之
旨實出大公至明乃稱歷代之名議而非有意於其
間也夫歷代者自開闢以來君王者之通稱非如配
享
先師孔子有所旌別彰癉於其間也夫有所旌別彰
癉於其間則必有所進退而是非好惡紛然起矣入
者主之出者奴之將無所底止且以旌別彰癉言之
湯武卽有慙德則歷代開創之君湯武且不若審如

是
三皇五帝之外其宜入廟者有幾是非祭
歷代帝王之義也故我
皇祖謂非無道亡國被弒之君皆宜入廟者義在此
但引而未發予小子敢不敬申其義乎蓋自洪武建
廟南京以來北京祖之所祀者寥寥及我
世祖定鼎燕京
幼齡卽位百度畢舉爾時議禮之臣於議

歷代帝王廟位次亦頗有所出入而我
皇祖之諭亦因近
大事之際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諸臣未能仰遵
聖意其出入亦頗不倫予小子於昨歲閱大清通禮
始悉其事因命大學士九卿更議增祀而以仲春躬
祀入所增
神主於廟予嘗論之洪武之去遼金而祀元世祖猶
有一統帝繫之公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則是狃於中

外之見而置一統帝繫於不問矣若
順治初之入遼金而去前五代則爾時議禮諸臣亦
未免有左袒之意孰若我
皇祖之大公至明昭示千古爲一定不易之善舉哉
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
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正統必有所繫
故於通鑑輯覽之書大書特書一遵春秋不敢有所
軒輊於其間以爲一時之議雖權萬古之論不可欺

也然則

歴代帝王之祀果即非如配享

先師孔子漠無旌别彰癉於其閒乎曰不然也

歴代帝王胥祀於景德之殿其有德無德若南若北曰中曰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爲法孰可以爲戒萬世之後入廟而祀者孰不愳然而思惕然而懼耶是即不明示旌别彰癉而已寓旌别彰癉於無窮矣其有不愳然思惕然懼者則是無道

之倫必不能入此

廟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雖然予更有後言焉

蓋宜入

廟與不宜入誠昭然應知懼而我大清國子子孫孫

祈

天永命所以綿萬禩無疆之庥者更當以不入斯

廟為棘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用慎苞桑之固思及此

有不忍言而又有不忍不言者世世子孫其尚懍難

諶之戒乎

淮源記

今歲豫旱於春夏荊歙旱於夏秋因循淮水弱而清口淤既而豫得雨於夏末則更黃水盛而清口有倒灌之患其間晝夜卜度往來疇咨蓋不可屈指數矣因思淮之弱必其源之微或有沙石壅塞以致遏其流乎其時撫臣畢沅以辦理賑恤事宜不能分身往則命布政使江蘭往致禱淮瀆祠且相其源之形勢既而江蘭奏淮瀆故有祠更有禹廟並得三大井於

禹廟東引歸正河遂成巨川因具圖貼說呈覽朕觀其圖溪磵縈繆山林深秀所謂玉泉者未必卽眞源也其時賑恤章程已定乃命撫臣畢沅親往以窮其實兹畢沅親至胎簪山山頂遂得眞淮源具圖以來於是導淮自桐柏之言始信葢胎簪卽桐柏之中峯桑欽水經非誣也酈道元注以爲淮澧同源西流爲澧東流爲淮則今之分水嶺實在胎簪峯下按圖可求淮澧分流此又一證也夫天下之理豈易窮哉若

據江蘭之奏定三井爲淮源則胎簪之眞源湮矣然弗湮也桑欽酈道元之語固在也今偶湮之而後世必有執水經注以笑我君臣之不讀書矣玆不惟𧶘瀆源之得眞更以佳古人之用心勤而千載之下必有相知之人也江蘭向在部中爲能馳馬耐辛苦之能員是以屢陞用之今職而於登峯造極跋涉以求得眞源乃讓身軀孱弱佔畢之儒臣斯則在立心之堅定與不堅定及讀書與不讀書之分耳旣記其顛

末並以嘉畢沅也沅其勉之

避暑山莊五福五代堂記

五福五代堂之扁既額於寧壽宮之景福宮茲復額

於避暑山莊者何故敬維本朝

家法於凡內殿理事處

御書之扁莫不歷代撫勒以誌繼繩殷志故正大光

明自

世祖至今四世勤政殿自

聖祖至今三世摹額諸楹是訓是行章章可考自

世

祖書正大光明四字懸於乾清宮嗣是聖祖書
之觀德殿　世宗書之圓明園予又書之避暑山
莊勤政殿凡三在瀛臺者　聖祖所書在圓明園
者　世宗所書予於香山靜宜園及玆避暑山莊
亦書
之　予因是而繹思之正大光明修身正心之要勤
政則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內外交勗本末相資觸於
目而儆於心敢不以是爲棘乎若夫五福五代之堂
則自予始予蒙
祖考之佑
昊天之眷古希有七曾元繞膝是以題堂以誌其事

而勵其欽然五福之名實亦
皇祖昔年所賜
皇考之堂名也我
皇祖御書五福堂扁額賜
皇考敬謹摹勒懸之雍和宮及圓明園乾隆丙申子葺寧壽宮內之景福宮以待歸政後居之因為五福頌書之屏間至甲辰子得元孫五代同堂為古今希有之瑞因即景福宮增書五福五代堂之額誌慶五福之義見於景福宮之記訖不複綴茲特舉
歷世所為正大光明勤政之書以申寓修身正心治
國平天下之訓蓋守此訓然後可以保五福是則相

壽殷而相得彰我子孫曾元敬承
天貺世世書此必思
祖宗垂訓之意慄慄危懼永保
天命可不覆乎因用此例書五福五代堂之扁以額
於避暑山莊勤政殿之後殿蓋此山莊即予十二歲
時受
皇祖教養深恩之處也今得五代同堂
神御咫尺有不愉悅而慶幸者乎則予所以慕

含飴而懼隕越又豈言辭所能宣述者哉設子子孫
不負
祖宗垂訓惟日孜孜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或邀
天錫亦得若予五代同堂而重書五福五代堂之扁
以額各處又予所永望而不敢必者也是爲記

八徵耄念之寶記

予年七十時用杜甫句鐫古稀天子之寶而即繼之曰猶日孜孜不敢怠於政也蒙

天眷佑幸無大隕越於茲又浹旬矣思有所以副八旬開袠之慶鐫爲璽以殿諸御筆蓋莫若洪範八徵之念且予夙立願八十有五滿乾隆六十年之數即當歸政今雖八十逮歸政之歲尚有六年一日未息肩萬民恒在懷庶徵之八可不念乎念庶徵即所以

念萬民曲禮八十曰耄老而智衰之謂玆逮八十幸
賴
天佑身體康强一日萬幾未形智衰不可不自勉也
如至果不能自勉則亦不敢曠職以待六年之期何
則
壇
廟之祀不可不躬親雨暘之時不可不常驗中外之
政不可不日勤民物之養不可不存心苟失其一叢

胜隨之則吾豈敢是則耄而徵念庶徵仍古稀猶日孜孜之意也亦五福五代堂之說所謂皇極斂錫之志也亦即近讀洪範著論所謂六極中不能去其三曰憂之義也夫漢唐以來古稀天子纔得六六之中至八旬者纔得三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稱賢其二則予所鄙也卽元世祖亦未如予之五代同堂是予沐

昊乾鴻貺爲獨深而予之所寅承

錫羨當何如亦曰體
天愛民誠心勤政與洪範五之斂錫八之念徵九之
三憂孜孜惕惕日進無疆云爾予之子孫能心予之
心政予之政惕予之惕憂予之憂或得仰邀
天眷有年至七旬八旬者繼用此寶則又我大清國
億萬斯年無疆之休所不敢必而深願者也是爲記

十全記

昨准廓爾喀歸降命凱旋班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引而未發茲特敘而記之

夫記者志也虞書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志乃在事旅獒志以道寧則兼心與事而言之然總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於

天以冀承乎

貺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志以記之

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爲二定回部爲一埽金川爲二靖臺灣爲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爲十其內地之三叛么麼弗屑數也前已酉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復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使長此以往彼將占藏地嚇衆番全蜀無寧歲矣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勵衆軍籌儲餉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

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寧冒
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攻克賊疆履
綫險如平地渡溜耍若踰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
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人喪膽及兵臨暘布
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
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
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揚必期埽穴
犁庭不遺一介亦非體

上天好生之意卽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蕆斯事昔唐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事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有焉以其悔

過誠而獻地切也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

天貺然

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俟

天眷爲歸政全人夫復何言

匣衍記

匣衍記有三一以誌
交泰殿所藏御用國寶一以誌
端凝殿所藏御用朝珠一以誌
壽皇殿所藏御用諸璽予即位之初承
三朝所貽御物頭緒紛繁中使無晰理明文之人屏當或致顛倒初政無暇及此也乾隆十一年春始因
交泰殿舊藏國寶記載流傳其數失實爰取周易大

衍

天數二十有五之義定爲二十有五之數詳見本殿記又於乾隆十七年春閲乾清宮東廡之端凝殿恭貯

列聖禮服所御朝珠更定爲二十五厝之匣以俟奕葉按代遞用亦詳見本殿記復於乾隆四十六年冬敬將

聖祖

世宗常用諸璽及朕自青宮至御極以來數十年中
所用諸璽製爲寶藪匣並豫裝空冊亦定爲二十五
層藏於
壽皇殿以備將來依次存貯簽用世爲法守右此尊
藏三大事予皆定以
天數二十有五者其義亦有說乎曰有說蓋天子所
重以治宇宙申經綸莫重於國寶而涉筆記事之璽
即其次也我國家禮服飾以朝珠

祖宗所御典禮攸存定寶數之時密用姬周故事默
禱
上蒼祈我國家若得仰蒙
慈佑歷二十五代以長斯亦踰矣此實侈望然郟鄏
定鼎卜世卜年已著其例敬思自古以來未有一家
恒享
昊命而不變者此意恒存於心而不敢言茲予以難
朔八十有六歲之侈望而得符願傳位授政實賴

鴻眷或者俊望我大清得享號二十有五之數亦可
俯賜符願乎夫卜世卜年固在人而
賜世賜年則在
天叨
天之佑非敬
天愛民無別道而此愛敬之心若一時有間欲希
昭鑒弗可得此不大應懼乎予所以因
昊貺而愈俊望愈憂惕虔爲是記以示弈葉之聰聽

者

題辭

題東林列傳

東林講學始以正而終以亂馴致與明偕亡陳鼎敘爲列傳其序曰粱溪諸君子講學東林天下從之皆尙氣節重名義及國亡帝后殉節效在五十餘年之後亡國有光于明爲烈嗚呼是邪說也不可以不闢君人者以顯承祖業致太平安民物爲有光耳不能守祖業徒以亡國殉節爲有光有是理乎卽如東林

諸人始未嘗不以正其後聲勢趨附互相標榜糅雜混淆小人得而乘之以起黨獄是開門揖盜者本東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後已何取乎帝后殉節爲有光哉鼎此邪說不惟爲明君良臣之罪人亦實爲正人君子之罪人夫正人君子豈有不願其國祚之久長民物之安泰者哉且歷代名臣莫如皐夔稷契伊望蕭曹房杜王魏韓范富歐是皆非講學者也而其致君澤民實蹟古今爭誦之漢室黨人已開標榜之漸

激而致禍卽宋之周程張朱其闡洙泗心傳固不爲無功然論其致君澤民之實蹟如向之所舉若而人者安能並肩齊趨乎而蜀洛之門戸朱陸之冰炭已啟相攻之漸蓋有講學必有標榜有標榜必有門戸尾大不掉必致國破家亡漢宋明其殷監也夫至國破家亡黎民受其塗炭者不可勝數而方以死節殉難者多爲有光于古收講學之效則是效也徒成其爲害眞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陳鼎此書獨

以裒集著述本末粲然觀者或可資論世之助以爲
萬世之戒故錄而存之而其邪說背理則不可不揭
正以詔爲政者故題之簡端

書後

毛詩圖題後

宋馬和之善畫人物山水供奉高孝兩朝嘗取毛詩三百篇篇爲一圖以進至今膾炙藝林特流傳零落未覩完璧爲憾向在書舍稍解六法輙欲追擬全圖有志未逮御極後偶值幾餘檢內府書畫舊蹟馬和之詩經圖數幅筆法飄逸務去華藻洵如畫史所稱爰勅畫院諸臣規橅筆意舊有者臨之已鈌者補之

各圖梗槩淸燕情閒閒亦隨筆點染人物及山林水石致趣又仿束廣微作笙詩補亡六章並寫大意蓋始事於己未春積以歲月迄今秋七月之望獲竟斯業雖畫法未克與和之先後而翰墨風流繼蹤曩軌亦足標文苑雅事且不啻此詩之教以垂懲勸一披覽閒里巷貞淫之故朝廷郊廟之遺犁然在目因是有以考其得失朱子云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

止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不待他求而得之然則是圖成而可興可觀其裨益不更深切著明耶乾隆十年歲在乙丑處暑日御識

書唐太宗懷鷂事後

予讀綱目至唐太宗懷鷂事未嘗不益服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而嘆司馬温公之未致思也此事也唐史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温公輯通鑑蒐羅博採蓋取李延壽劉禕張文業諸家之說然正史不載删之可也筆而書之啟後世之疑其誰之咎耶夫温公之書此事蓋亦表太宗之重賢與魏徵之敢諫而吾乃以為啟後世之疑者何蓋太宗與魏徵君臣相

得虛受弼亮實爲三代以下所僅見固不在此小節也且小節而信亦足爲大者之證而夷考其事有不盡信者豈不反累其大者耶綱目云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鷂幸而死設不死則此事傳乎否乎且徵以此事爲宜乎不宜乎以爲不宜何不犯顏直諫而故爲此譎術以徵平日敢言律之其亦必不出此也夫徵奏事故久之心誰則見之詭諫於君前後言於退食徵尙成

其爲徵耶唐有隋之宮室太宗縱喜延接羣臣其亦有堂廉之分矣徵之來也豈其突然即太宗之果自臂佳鷂以爲非見大臣之禮預付侍臣夫豈不可而必倉卒納之懷中耶三家村塾中其師素嚴弟子畏而憚之一日者師出他往羣弟子何其間無所不爲倚梯於楹捎雀於巢師之返也怵慄無所避則納雀於懷而因以死焉觀太宗懷鷂之事豈不有類於此耶而豈太宗之所爲耶夫小節之不辨將謂大者亦

如此也則書此事者非太宗魏徵之功臣乃太宗魏徵之罪人矣李劉輩之記載雖未傳而其人亦不足責也余故益服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而歎司馬温公之未致思也

書漢文帝除肉刑詔後

史稱文帝除肉刑以感女子緹縈上書救父其事不經余故敘而論之

夫文帝除肉刑甚盛德也高帝約法三章已去秦肉刑復肉刑其在呂后誖暴之時乎帝既去誹謗妖言之令因思及斷體刻膚之痛而有是詔稱虞氏之治欲以德化民固不因緹縈之言也必因緹縈之言是轉非帝之本意且其事亦有不可爲訓者蓋淳于公

罪屈耶不藉其女之言應出之淳于公罪當耶雖有其女之言應入之其出其入亦惟視其自取是所爲與天下共之何容心焉而又何有於感一言而及天下乎且是詔之首即述有虞氏則舜之殛鯀禹固未聞有代父之請也史遷將以爲緹縈之孝爲過禹乎天下之被刑者多矣孰無子女使皆效緹縈所爲從之則殺人者可以不死不從之則傷孝子之意如是則聖人明刑之教廢矣夫逮繫謾罵固常人之情激

切救父亦女子所有余獨怪史遷肇及肉刑之詔使有識者必致疑無知者謂可法亂聖人之大經害賢帝之盛德是固不可不辨

書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後

宋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曰殺之三帝堯曰宥之三遂爲千古名談而予以爲實不經之論也夫不經非謂其不出典故如梅聖俞之所詰也蓋帝堯聖君臯陶賢臣聖君賢臣必有一德同風之盛不應大相徑庭雖都俞吁咈並行不悖要惟斟酌乎理之至是相從而施之政事耳殺之宥之繫人命之至重而豈有不求一至是之理哉且殺之宥之亦非堯

與皐陶所得而主惟其人之自取而已其宜殺耶堯與皐陶皆應曰殺之其宜宥耶堯與皐陶皆應曰宥之豈有臣則漫謂之應殺而君則佯謂之應宥是其人之果宜殺果宜宥君若臣原無定見即三代以下愼刑矜獄之君臣未必出此而謂堯與皐陶曾有是事則予謂之不經豈苟論哉後世擬人以重辟而曰以待恩出自上者皆蘇軾此言有以啟之夫幸而上有恩焉其人已不勝臨淵之凛使不幸而如所擬則

寃無辜而害生命是誰爲之作俑乎功疑之說向亦具論於功臣像贊之序夫與其疑而從輕從重曷若明目達聰虛心晰理求其不疑以定其輕重乎或曰蘇軾當神宗偏信王安石牟利致刑之說故爲是想當然之言以矯其枉何怪之深耶夫斥新法可也斥新法而誣及堯與皐陶不可也且其流弊或致爲君者以爲殺與宥皆吾可以自主是益大不可也